

朱子語類

全四卷 禮

綱領儀周戴

口 13
2939
30



13
2939
30



朱子語類卷八十四

禮一

論考禮綱領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教拼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交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大

禮學多不可考蓋為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梢故學禮者多迂闊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自在爾必大

語類

卷八十四

去
五味均平
藏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
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
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遞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
促數之音并改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
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各人
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乎
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
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
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
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
番令人興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做古之大意

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
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
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畧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
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
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
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
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
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
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
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胡元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

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立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至錄云文質之變相生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別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

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澹相以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既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趣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志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非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方子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太本木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遠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本本木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遠豆之事曾子

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
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
喪齊疏之服檀弓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
大原本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兩
我公因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
將去後面却說鄉由同井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由只說這幾句是少好
這也是大原本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
會許多大原本本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
其事真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
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

且如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
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
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
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間器遠昨日又得書說得太綱
也是如此只是某看社鄉為學一言以蔽之只是說得
都似湏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湏是要中
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中中的若只要中帖
只會中梁少間都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二百步外若不
曾中的只是狂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非
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作是便了
下梢只是非湏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十等
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令下便要

第四五等人說道，他地才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怎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此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入曰：君舉所說，某非謂其理會不是，只是次序如此，莊子云：語道非其原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

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仔細開墾，未能如此。六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某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那裏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麼地，人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着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裏面討些光采，更好，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拈畫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其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

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漢儒注書於不通處即說道這
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賴將去若將這說來看二項却
怕孟子說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畧
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
里故禹合諸侯執王島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
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
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
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
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無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
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
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
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

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
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
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小間封
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又
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
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
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
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
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賈孫
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今日百事無入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
世之公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
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不堪着眼

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哉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備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高禮此便是沒理會處必大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

亦自好義剛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一作後數卷議亦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論後世禮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孰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

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
科如史料亦當有方子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面
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却是本
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義剛

叔畧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太繁
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

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温
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

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
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寫若向上

尊長則寫又問温公所作主牌甚大闊四寸厚五寸分
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為是曰便是温公錯了他却本
苟最禮義剛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為骨方子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昭信
任文薦字希純某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

優說得皆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人杜撰胡說麻
沙有王伯照文字三件合為一書廣

王侍郎普禮學律曆皆極精深蓋其所著皆據本而言非
出於臆其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攷訂精確極不易

得林黃中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都是杜撰或
言福州黃繼道樞密與伯照齊名曰不同黃只是讀

書不曾理會這功夫是時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其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策答西不可曉劉說話極仔細有來歷可聽其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卦皆坎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備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然質問所以自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蒲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開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實如

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大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張鼻鼻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洽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意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

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從這樣王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賈孫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張中原父遂以為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張伯遂以為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張非張乃某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廣

論修禮書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看夏商周之禮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禮文行賈孫禮時為天使聖賢有禮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禮只是以

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今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畧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履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問問賈孫所編禮書曰其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為今日禮怕

言類
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着，也是咄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文輕且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為一武度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頂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

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鹿布，期功以下，文各為降殺。如上組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着考究，教定。賀孫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数文為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摩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問聞郡中近已開六經曰：已開詩書易春秋。惟二禮未暇

及詩書序各置於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周禮自是一書惟禮記尚有說語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以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皆凡下蓋禮記解行於世者如方馬之屬源流出於熙豐士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

以下修
書綱目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問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疑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語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賀孫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文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自其間煞有文字如今法八則三易三北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

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

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來禮亦好曰有此意木之

余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辭

多理寡乃衰世之書夫離黃術大不及左傳看此時文

章若此如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是誰做曰見說

是左丘明做賀孫

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傳文

則詞語泛濫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

件事便要泛濫成章人傑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詳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

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

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無又只是有饋食

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

燎羶蕭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

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

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

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

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間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

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向

狗俗之鄙陋又覺大不經於心極不安如何曰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事要整頓便着從頭整頓吉

凶皆相稱今吉服既不如古獨於喪服欲如古也不可

古禮也須一一考究着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

損益之若今便要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
看世間都得其宜方好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
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
曰自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
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
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
事行之天子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為等差
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
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階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
庶人只用紗帛髮髻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
權宜期夜當如何曰且依四脚帽子如經此帽本只是
巾前二脚縛於後後二脚及前縛於上今硬帽幪頭皆

是後來漸變重遲不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
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
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少費窮秀才如何得
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問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領衫
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麤布加
衰可乎曰深衣於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簡便
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於凶服亦倣為之則宜矣問士
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
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
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薄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
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
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

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
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問國初衛前後
用鄉戶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將
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積
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戶
便為公人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為吏人掌文書
簡牘極下戶為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
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絳等要變不成王荆公做參政
一變變了賀孫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
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
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曾子是欲使

久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
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太
司樂之教即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
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
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其所以
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象上直寬
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
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
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
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
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

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文蔚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由可致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

子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來從學者則自費糧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可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饋爾孔子居衛最久所以於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游說馬貸不可以為國孟子之時徒衆亦盛當時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時之比春秋時人淳未甚有事故齊晉皆累世為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捨人才以為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而進於天子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負數亦有限不知如

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無安
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
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託於諸侯
為厲公恐無此理蓋出後世儒者之傳會進士不當有
甚大過而遂廢其君絕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
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
公卿大夫皆為世臣盤據豈復容外人為之耶曰然兼
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入才用必不會再貢之於天子
天子亦自擁虛器無用他處當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
世襲諸侯之國猶寬故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仕於諸
侯之國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復多仕於列國之大夫當
時為大夫之陪都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

復執大夫之權所以說祿去公室陪臣執國命文曰以
爵位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
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為士三命為大夫天
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
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
上之不過為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
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為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
謂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
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
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蓋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
今日則其重在內其輕在外故不同也備
禮編纒到長沙即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且不

為父留計遂止後至都下度幾事體稍定做箇規模畫
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
賀孫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苦每
日應酬多干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閑更一兩朋友相
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朋友習
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
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鬼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
去國矣備

冰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以
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冰曰考禮無
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與叔言如嚼木

札今以半日看義理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妨後蒙賜
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州尚
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度幾詳審
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此期耳福州謂黃直卿
也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書與黃寺丞商伯云伯量依
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黃直卿與長熟一朋友在此方
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為人事書尺妨廢不
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
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留得伯量相與協力若渠今年
不作書會則煩為道意得其一來為數月留千萬幸也
作書時去易黃只二十有一日故得書不及往後來黃
直卿屬李敬子招往成禮編又以昏嫁不得行昨寓
寺場志仁及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
以遂此志也胡泳

語類卷八十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五

禮二

儀禮

總論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遺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廣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

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况在上
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
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與這三箇差除豈
不甚盛續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
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
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
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
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

禮可稽

廣○贊
孫錄畧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備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

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
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
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
生之際忽然不相聞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
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
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卷之
如此降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
者必遣郎官往用壽皇凡百提掖得意思這般處却恁
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
禮看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
禮為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

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禮中
又自有經不可一律者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
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
五十六篇後來藏在秘府鄭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
有引接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
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
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
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
只是解他儀禮蔚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

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魯古文
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
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儀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温公禮有疎漏處高氏送終禮勝
得温公禮儀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
人文字如今人善為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
林是專學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自為文章如雜著等
却不甚佳儀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
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儀

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

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
自有箇文字

士冠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上占
曰吉既無筮而下禮略何也曰恐下筮通言之又問禮
家之意莫是冠禮既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
省文之義如何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
如父母戒女止有其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歟

問宿賓曰是戒肅賓也是隔宿戒之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
以白鹿皮為之素積白布為裙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
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鹿布為之次皮弁次爵弁
諸家皆作畫爵弁者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為之
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緇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
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
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
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鞞如詩鞞琫有珌內則端鞞紳
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
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
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
禮如溫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幘頭又問黻冕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舜之畫衣裳有黼黻絺繡不知又

如何盡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敬在裳之前亦盡黼於其上寓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童成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義剛

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儀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儀

士昏

儀禮昏禮下筵用鴈注謂在下之人達一家之好而用鴈非也此只是公卿大夫下筵庶人皆用鴈後得陸農師

解亦如此說陸解多杜撰亦誠有好處但簡略難看陳

祥道禮書考得亦淳無義剛錄云擇之云自通典後

細畧理會來曰陳祥道理會淳也穩陸農師也

問昏禮用鴈塔執鴈或謂取其不用偶或謂取其順陰陽

往來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乘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

弁乘大夫之車輿則當執大夫之贊前說恐傳會又曰

重其禮而盛其服賜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處

多與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既

為婦便當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

月以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

故必待三月而后廟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

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

鄉飲酒

鄉飲酒云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想是坐入吸此詩而樂亦奏此詩樂便是衆樂皆奏之也

聘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備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辭而

獨饗

覲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

酒灌神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寧而立於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喪服經傳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度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度不驚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

言類 卷八十五

喪服葛布極粗非若今之細也備

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筵只用一經如今廣中有一種

疎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一升則

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祖閱

問溫公儀首經綴於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曰綴

也得不綴也得無緊要淳

堯鄉問經帶之制曰首經大一搯只是拊指與第二指一

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經腰經象大帶兩頭長垂

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扣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總

如今之髻巾括髮是束髮為髻安鄉問鄭氏儀禮注及

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

慘頭何也曰慘頭只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

額上却緯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經之

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慘音駮義剛

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

都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後為之服

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為母子貴終其恩此為繼

母服之義續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沈

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

不為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

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王者

為祖父母其服內不當赴舉備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為然自四世以上

吾類

卷八十五

禮記卷八十五

凡遠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祖

問某人不肯下所生母憂曰禮為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

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父是也又問

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天喪乎曰固是又問

先儒爭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疾園

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

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條

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為祖父母曾祖父母

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

有服則必斬三年考

因言孫為入君為祖承重項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

儀禮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考

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父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

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

之變更無人曉得為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

不省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本是大功加成暮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

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祖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

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為子者於舅服總於姨母服

小功也孫

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舅之舅却無服也可疑恐是

舅則從父身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將

語類卷八十五

來故狹剛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婿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備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謹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經也

祖

問改葬總鄭玄以為終總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為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契於廟問鄭氏以為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總也孫

既夕

問朝祖時有遷祖莫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難獨享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便是含有奠無奠

語類卷第八十五終

儀禮饋食之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伯仲叔季也某字也父美稱助辭也振

儀禮日用丁巳按注家說則當作丁己蓋十干中柔日也

處便合無莫更何用疑其他可疑處却多如温公儀斬齊古制而功總又却不如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有等差皆有冠經但功總之經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謂也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襪准斬衰用不得薄○義

雜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六

禮三

周禮

總論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于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只疑有行未盡處看來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他人做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山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

年作此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平此法却未曾行得盡文蔚。備錄云周禮是簡草本尚未曾行。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自編修官之類為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蝦蟇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浩

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明德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

看子方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真箇盛水不漏廣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南祖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

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着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自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未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此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耶曰是恁地須要識公中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

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為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木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自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傑
周都豐鎬則土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

如之何，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
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為去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
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
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平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
如此，則便無後世平蠱之事矣。夫道
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
甚官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闈，交結近
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
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皇后不
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
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禘之事，

使後世有此官，則平蠱之事安從有哉？夫道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
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論近世諸儒說

於立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
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
君舉聞鄉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
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彙容，臣退繕
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
撰錯說處。儒用錄云：但說官屬不悉以類聚，錯總互見，又
制之意，此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
尤不然。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

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念屬
 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儒用錄云大行人司儀掌賓客之事當屬春官而乃領於
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念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儒用錄云
正封疆之事當屬地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
官而乃領於司馬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
 復疑之邪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
 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
 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
 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儒用錄云不得有其土
侯之義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
故也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儒用錄云其疆域之定
 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又

云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
 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
 倣秦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
 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
 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
 祕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
 文者及至魏晉間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漢初亦只仍
 秦舊置丞相御史太尉為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為太
 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
 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
 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又
 何武欲改三公也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兼名號已正

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儒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筭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者今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護入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餘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

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誤溝洫以千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問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為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之甚先生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了但又說是周斤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

要領

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了許多地便着移了許多人家
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
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吝他何就見在封他且如當初
許多國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柳子厚說樣他是
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
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而儉於
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
藩障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
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
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
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着恁地陳君舉却

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
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以一
者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
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
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
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留在那裏某說
不知存留作甚麼恁地則一千里只將三十來同封了
四伯那七十來向却不知留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
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
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
不同先生論至此蹙眉曰這固也且大槩恁地說不知
當時仔細是如何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是

不見周禮直鄉曰觀子產責晉之辭則也恐不解封得
恁地大曰子產是應急之說他一時急後且恁地放鴟
云何故侵小這非是至論直鄉曰府史胥徒則是庶人
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
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
史胥徒無許多直鄉曰那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
謂甚嚴曰周公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教
入四散去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
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首自有人擔來賣
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着他所立法極是齊整
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
一家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
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
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着多少
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
用處總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湏事事
物物理會過詳明於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其有
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况許多事到面前如
何奈湏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
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孫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

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閭寺官嬪醢醬魚鹽之屬無不
領之道夫問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於君身故使
之領否曰然夫道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
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
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宮伯官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曰此
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之不
是無卒淳。宮正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而言山林陵
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飲喫有衣著五方之

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
中言教也不畧如閭胥書其孝弟嫺卹屬民讀法之類
皆是義剛。淳錄云民無往處無物喫亦如何教得所
以辨五方之宜以定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後教
可行也

直卿問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如教民以
六德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淳

周禮中說教民處止及於畿內之民都不及畿外之民不
知如何豈應如此廣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
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
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太東

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
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曉疑說倒了
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近南
則去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
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
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
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
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
至其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到午而盛午後則
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
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
故風亦隨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

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
及則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
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
角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
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
天竺國去處又却極闊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在崑崙
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其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
去崑崙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干闥二萬
里干闥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干闥遣
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
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
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

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山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撻尖處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為南澤部洲天地諸國皆在南澤部內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

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曰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具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曠矣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土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土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暑長則表影短暑短則表影長冬去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舌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

言卷之六
散臺在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
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
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天運之差如古今皆且
中星之不同是也又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本考得
精者曰便是無人攷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攷得
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
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
必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
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界限
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一二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
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
八界於這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數愈

遠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
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
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不曾
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夫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
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
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
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蹉之度都笑在裏幾年後蹉幾
分幾年後蹉幾度將這蹉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
如此度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
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不
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
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笑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

喪失了不可救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
處李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一萬九千六百分大故
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手他如
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李通底用不得
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
頭勢大敷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
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備
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
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
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
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
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

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
備曰譬以太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
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
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
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畧出沒之所為乃
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
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
理 備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
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
果為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
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

北方地形尖斜日長而夜短骨里幹國煮羊腓骨熟日
已出矣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
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女真起處
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
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
為近中傑

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
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仔細思之日之中各自
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
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為
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為

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却小四簷却闊故
如此其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者方見得決然是如
此幹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此問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
平之基本他這箇一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碁子方有
放處因論保佐
法道夫

二十五家為閭閭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間長之居當
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旁如身之有脊呂骨當中而肋骨
分布兩旁也備

問六德智聖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蓋無所不通
明底意思羽伯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閱祖○以下小司徒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

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八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為四間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說受欽則依井○方子○下條聞同

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

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
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廩
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董之
事職無虛月追膏之北無時無
乏其受廩為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
之舍王非好息於通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其溝
血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美其受廩為民者
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茶毒
於氓民也園廩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斲
未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
一漆材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
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志本是故二十而五係
近郊遠郊
勞逸所繫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
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
是夫入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

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
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
以其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
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
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傑人

問都鄙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
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
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
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
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
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文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溥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太槩依他如此者溥以下

直卿問古以百步為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孫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為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溥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箇道理天不妄得有箇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人地制如曹錫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卓

曹錫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如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欬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為米一石五斗爾備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

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

耳子方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

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孰有可損名者道字當如

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

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

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

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

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尚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

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

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

事物之理所以屬能備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者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

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

及群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諸侯王坐使內史讀策命

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詢其可否且如後世除拜百

官亦合看策只是辭免了問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

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立后以上用

王策其次皆用竹策漢常用策緣他近古其初亦不曾

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起子方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

此雖說鄉黨真如齒到得尊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

貴賈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

一位如今之掛位然蓋錄云猶而今別設

古制激細處今不可曉但觀其大槩如宅由士由賈由官

田牛由賞田牧由鄭康成作下說鄭司農又作下說

何意為是淳以下載師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邪曰民自為之亦

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由者是也淳

問中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

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為士則無賈矣

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由者是也剛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

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

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

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井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

亦只納在采邑淳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一二十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曰

近處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為兵至如稍

縣都却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曰鄉遠用貢法都鄙用

助法則是都鄙却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

之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大重曰便是難曉

這箇今且理會得大槩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

時節去封建井田尚然爭淳錄云因論封建井田曰大

要行時須別立法制使簡易明白取於民者足以供上

之用上不至於下下不至於上善則可矣淳世取封建

井由大恰如其病後要思畫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置

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折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感此
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
民處淳錄云如漳如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
稅輕於什一也只是向時可恣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
面目要許多用而今縣中若省解些月椿看州府不來
打罵廢某在漳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彼某
不能管得判一箇可行一笑字聽他們自去理會以恣
時節却要行井由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由封
建及晚年文却言不必封建井由便也是看破了淳錄
暢港道錄想是他經世世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
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
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淳錄云柳子厚論得世
來不好處不見得淳錄云柳子厚論得世
古人封建底好意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恣地狼狽

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
便不必封建也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
天子使吏治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
其國而已今日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
教他去教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比賢
若有一箇在那裏無措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
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淳錄云封建
却是聖人公此為民底意思是為正理以利害計之第
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箇箇
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靡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國
君因而罷了也不是不與也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
何只這一處利及而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日教一箇
害多便自行下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
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王淳錄云若論
是不肯去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

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淳錄作一時功臣皆
也淳錄作符堅封之功臣於曾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
押起數目不肯去迫之使去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
太繁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必
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或煩前後都不相照淳錄作
封建引以證想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辨
又都不想是子由老後昏眩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辨
之得四五段不曾終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
牢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着不
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理會因曰蘇
氏之學喜於縱恣踈蕩東坡嘗作某州學記言并由封
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言舜遠矣不可及
矣但有子產尚可稱他便是敢恁地說千古萬古後你

如何知得無一箇人以舜義剛。淳錄作教條
載節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
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
不毛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
事者此是太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孫賀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庫
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路寢
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
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
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
群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

揖亦不同如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類各有
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
之制元不如此文蔚師氏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
夔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
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
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植。下保氏

周禮六書制字固有從形者然為義各不同却如何必欲
說義理得龜山有辯荆公字說三十餘字荆公字說其
說多矣止辯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
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開

身府掌以市之征布歛貨之不售者或買或賒或貸貸者
以國服為息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其焉何

也。閑祖。泉府。

問遂何以土地特加菜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曉鄉
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大抵鄉吏專主教遂吏
專主耕下遂人

問鄉遂為溝洫用貢法都鄙為井由行助法何以如此分
別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
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無寡以令貢
賦便是用貢法淳

子約疑井由之法一鄉一遂為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
而匠人一同為九萬夫川澮溝洫及少者此以地有遠

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負，不如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軍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卻克帥諸國伐齊，齊求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來車，是利無顧，丰宜。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後有橫畝，向南溝後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欲爲侵伐之利耳。而齊覺之，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銜，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

然，適間檢者，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者，不子細耳。備

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大

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廩

祿皆然，猶今官中給俸米。備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

未嘗拘也。闕祖司稼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

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

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義剛典端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

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厚。以十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

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

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闊大沒收殺如

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

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

之則必有入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

夏官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

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寃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鼓唐

秋官

人謂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許多刑如何是不言刑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

谷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

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銓納秸之類

冬官

車所以探木又以圍計者蓋是用生成圍木探而為之故

堅耐堪馳騁闕祖

問侯國亦效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

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義剛錄作當亦是鄉使自賦則亦是如此義剛錄作當亦是鄉

因禮賦以節賦人

禮賦以節賦人

禮賦以節賦人

禮賦以節賦人

語類卷第八十六終

人亦其類也

重錄朱子語類卷八十七

大禮四

小戴禮

總論

問看禮記語孟孰先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內則曲禮少儀者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讀禮記須先讀儀禮嘗欲編禮記附於儀禮但須著和注寫德輔云如曲禮檀弓之類如何附曰此類自編作了一



處又云祖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却尚自記得。自荆公廢了學究科，後來人都不知有儀禮。又云荆公廢儀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也。德輔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拜敬，曰強，安肆曰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卓

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禮之每惟大傳是總解，德明。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廣。方子錄云：以是之徒無疑順之，此言極是。

問禮記正義載五卷，老七卷，老之禮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人傑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大雅。文蔚錄云：問二禮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

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然好盧植也

好淳。兼謂大儒也。云康成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賀孫

禮記有王肅注然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

得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

禮書亦諛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

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亦

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

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武大法人做

如本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

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賜。變孫同

或曰經文不可輕改曰改經文固啟學者不敬之心然舊

有一人專攻鄭康成解禮記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時術

之不不改只作蠶蛾子云如蠶種之生循環不息是何

義也且如大學云舉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義理

大雅

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絕句以辟之命銘為烝焉權

點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焉最

最是又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

下放此亦有理聖人作作一句為禮以教人學記大學

之教也作一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乃言底

可績三載皆當如此不在此位也呂與叔作豈不在此

位也是後看家語乃無不字當後之賀孫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
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辨之久不決遂
共往決之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否李云無平仄
只是有音韻龔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
是揚

曲禮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憲
定辭民哉及上堂聲必揚入戶視必下皆是韻今上
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處
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
方子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總領要

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又曰只是下
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太節自只是一箇容貌
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曾說正顏
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偽個
云箕子九疇其要
只在五事文前

問艾軒解儼若思訓思字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
尚庶幾至以禮字為助語則全非也他門大率偏枯
把心都在邊角上用輝

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狎熟狎愛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
敬之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狠毋求勝狠是兩家
事注云闕也如與人爭鬪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

在我也分毋求多分物毋多自與欲其平也 個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本大戴禮之文上言事親因假說此乃成人之儀非所以事親也記曲禮者撮其言及帶若夫二字不成文理而鄭康成又以丈夫解之益謬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此亦猶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家語答問甚詳子思取入中庸而刪削不及反衍字白兩字兼別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於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太絕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其所見

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入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文蔚

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以誠莊對威嚴則治官當以威嚴為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德明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挑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挑若叔祖尚在則乃是挑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

定而不可易無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為異也又問先生
猶時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後來廢之何故曰覺得
忒煞過當和禘祫都包在裏面了恐太備遂廢之個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道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
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
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
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
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也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義例

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
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奧人總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
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餘

不用無父母者為之故曰食饗不為祭祭祀不為尸文蔚
父召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文蔚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說被入解
得都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饒餘不祭說
蓋謂饒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字夫不可將去祭妻
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君賜腥則非饒餘矣雖熟足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
為饒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
至卑亦不可祭也文蔚

饒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先儒自為一說橫渠又自
為一說看來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饒餘起文謂父不以
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舉其輕者言則他可知矣

雉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說不具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餼餘文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手之卑夫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費孫

允有一物必有一箇則如羹之有菜者用挾祖道

問君言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宿留於家也那數句是說數項事

允御車皆御者居車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狂亦自擊鼓文精

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箕箒

上一片鼓不受業者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發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

檀弓上

檀弓恐是子游問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必大。人傑錄云多說子游之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故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是為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却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後之先君子無所失道即謂禮也道隆則後而隆道行則沒而汗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

語類

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然則儀禮出妻之子為妾齊衰
杖期三三六又是後世沿情而制者雖疑如此然終未可如此
斷定必大

孔子命伯魚喪出母而子不喪者蓋猶子繼祖與祖為
一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禫廟不喪出母禮也孔
子時人喪之故命伯魚子思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
故子上守法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却是變
禮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方子

問子上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又問伯魚母死期而
猶哭如何曰既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未子非之又
問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曰以文意觀之道隆
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

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
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不從古者無服之義耳人陳

問不喪出母曰子思所答與喪禮都不相應不知何故據

其問意則以孔子嘗令子思喪之却不令子上喪之故

疑而問之也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子思答以道

之汙隆則以孔子之時可以隨俗而今據正禮則為不

喪者則為不喪出母不為不喪者是不為不喪爾禮為父後

者為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備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

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後

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

扣地稽顙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胡泳

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人傑

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入傑

申生不執驪姬省來未是若辨而後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於難方子

脫駝於舊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後也今且如此說萬一

無駝可脫時又如何必大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

至夢奠兩楹之間則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

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漢儒之

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寓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湯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湯衣似今

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龍裘者冒之不使外見湯裘

者袒其半而以裨衣襯出之緇衣素衣麤裘黃衣狐

裘緇衣素衣黃衣即湯衣裨衣飲其相稱也個

初名冠字五十七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

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七

即除了下直兩字猶今人不取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

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推以此三字

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七方才稱此三字其初疑其不

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

兩人做孔穎達故不相照管雙孫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為謚如堯舜禹

之類看來堯舜禹為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

堯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舜禹者歎跡今
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者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况
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且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後
加之謚號矣看来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久相為服這恰似難曉往往是以
甥在舅家見得姨與姨夫相為服其本來無服故異之
賀孫

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
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
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
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

亂無紀仔細者則皆有義存焉又言呂與叔集一中一婦
人墓誌言九遇功總之喪皆蔬食終其身此可為法又
言生布加礮治者為功方子

姊妹呼兄弟之子為姪親相呼其子為從子禮云云喪服
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為已之子與為兄之子其喪服
也為已之次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
為猶子非是場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
子謂回也視子猶父若以姪謂之喪服言如夫
之猶子則亦可以師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
正蓋叔伯皆從父也道夫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曰守禮經
清法此固是好終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

父道毋道亦無一節安排者推而遠之便是全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任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總可也今法從小功居父問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者既嫁則降為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嫂母重於舅也賀孫

嫂婦無類不當制他服皆以類從兄弟又太重弟婦亦無服嫂婦於伯叔亦無服今皆有之姪婦却有服皆報服也揚

喪禮只二十五日是月禫徙月樂文蔚

檀弓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

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

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銖

延陵季子左袒而旋其封曰便有老莊之意端蒙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

旅中之禮只得如此交禮也只得如此肅

問子貢曾子入弔修容事曰未必恁地變孫○池本云不

蒲臉

王制

問一夫均受田百畝而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多
少之不等者何以能均曰田均受百畝此等數乃言人
勤惰之不齊耳上農夫勤於耕則可食得九人下不勤
底則可食得五人故庶人在官者之祿亦準是以為差

也淳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
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
截然可考之理又冀州景濶今河東河北效路都屬冀
州雍州亦闊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相近
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難
驟以三分去一言之如三代封建其間若前代諸侯先
所有之國土亦難為無故去減削他所以周公之封魯
太公之封齊去周室皆遠是近處難得空地偶有此處
空隙故取以封三公不然何不只留封近地以來輔王
室左氏載齊本夾鳩氏之地其後蒲姑氏因之而後太
公因之又史記載大公就封萊人與之爭國當時若不

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安頓處又如襄王以原田賜
晉文公原是王畿地正以他無可取之處故也然原人
尚不肯服直至用兵伐之然後能取蓋以世守其地不
肯遽以予人若封建之初於諸侯有所減削奪彼予此
豈不致亂聖人處事決不如此若如此則是王莽所為
也王莽變更郡國如以益歲以南付新予以雍丘以東
付陳定以封丘以東付治亭以陳留以西付析越故當
時陳留已無有郡矣其大尹太尉皆請行在所此尤可
笑必大。人傑錄云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
惟施之當全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云云
王制說王畿采地只是內諸侯之祿後來如祭公單父劉
子尹氏之皆是世嗣然其法王教細密人物皆好劉康
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這道理想當時識

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問禮於老聃淳
 問畿內采地只是仕於王朝而食祿退則無此否曰采地
 不喪壤所謂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然後來亦各占
 其地兢相削天子只得御遠而已薄

王制祭法廟制不自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閻祖

王制植禴禘禘禘禘禘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
 得此說來禮家之說本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
 伯循之說為是必大

問天子植禘禘禘禘禘禘正義所解數段曰此亦難曉
 禘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着逐廟各祭禘禘之類
 又却合為一處則植反詳而禘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禘
 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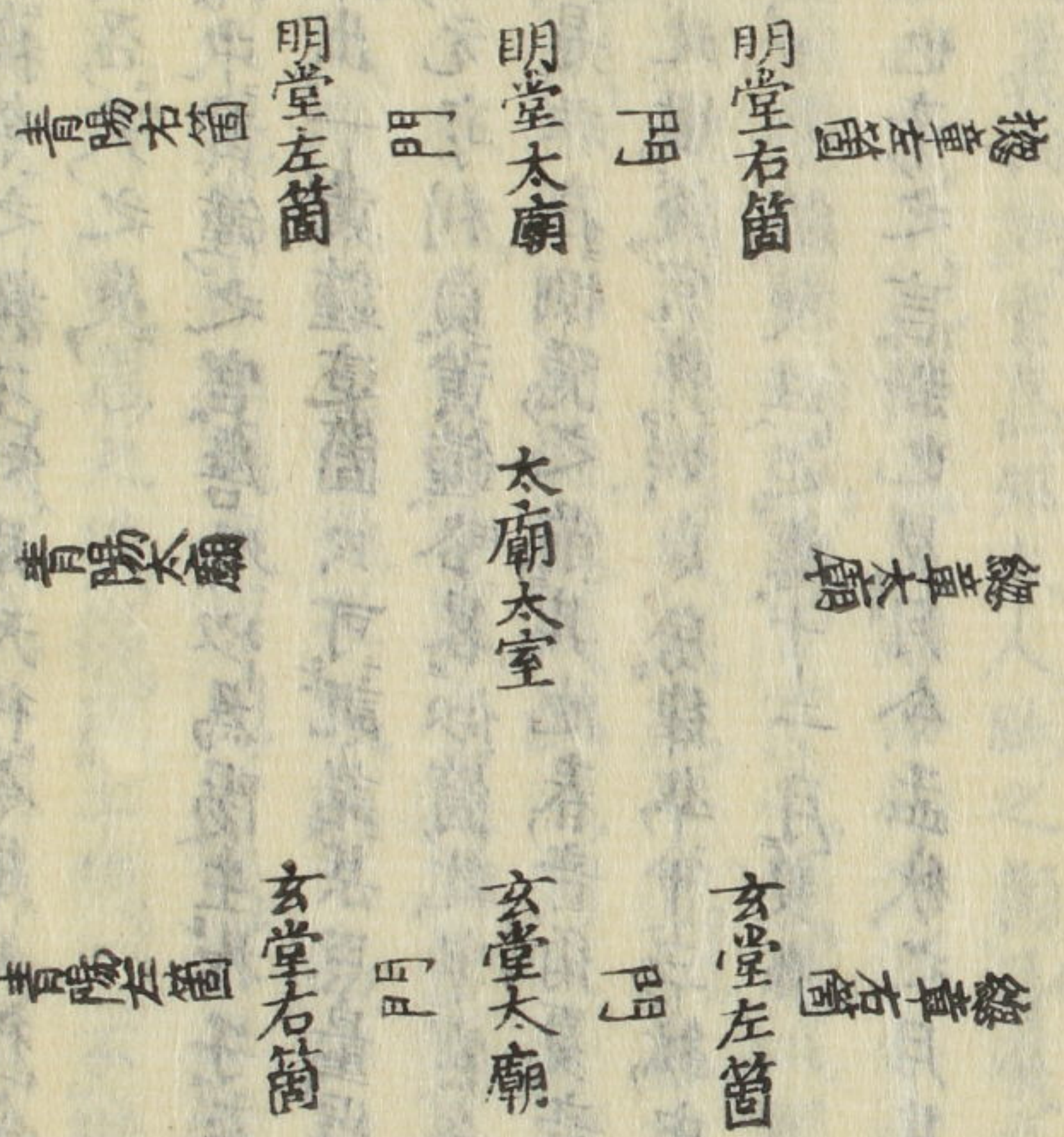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鬯配以后稷是也如此
 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又不知禘於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
 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
 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問
 諸侯禘則不禘一段注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
 秋朝會無節必大錄云若若征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
 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人傑
必大錄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
 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脩通

月令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人傑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宇賀孫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
 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
 箇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為明堂左箇南之
 西即西為明堂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
 為總章左箇西之北即北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堂
 太廟北之東即東為玄堂右箇北之西則西為玄堂左
 箇中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在箇右
 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
 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
 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

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
 也是



曹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應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禾又生出一黃鍾遠箇只可說諸某思量得不是德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畧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集十二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挂起應十二月夔孫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辛下注銖

直卿云今仲冬中星乃東壁義剛問禮注疏中所說記五帝神名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

汁光紀之類果有之否曰皆是妄說漢時已祀此神漢是火德故祀赤熛怒謂之感生帝本朝火德亦祀之問感生之義曰如玄鳥郊大人跡之類耳漢赤帝子事果有之否曰豈有此理盡是鄙俗相傳傳會之談又問五行相生相勝之說代建國皆不之廢有此理否曰頂也

吾類

卷八十一

七

以為本朝當用土德改正五代之序而去其一以承周
至引太祖初生時胞衣如菡萏遍體如真金色以為此
真土德之瑞一時然爭議後來幸用火德此等皆沒理
會且如五代僅有三四年者亦一德此何足以繫存
亡之數者以五代為當繫則豈應黜秦為閔皆有不可
曉者不知如何又曰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
月則用此推之耳如本朝用戌日為臘是取此義又曰
如秦以水德以為水者刻溪遂專尚殺罰此却大害事
備

文王世子

師保疑衆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錄

公族有罪無官刑不翦其類也織刺於甸人特不以示衆
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
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
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可學

禮運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在老先生曰禮
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足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
撰云云以前有言偃
揚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畫胡明仲云禮運是子
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學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

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也人傑

楊問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云注則字作明字不知可從否曰只得作明字寓問六經中注家所更定字不知盡從之否曰亦有不可依他處寓問禮記主人既祖墳池鄭氏作奠徹恐只是墳池是殯車所用者曰如魚躍拂地固是如此但見葬車用此恐殯車不用此此處亦有疑又問其慎也蓋殯也慎改為引如何曰若此處皆未可曉寓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

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胡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奸行貪狠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悍聒噪人底人善用人之仁去其貪蓋人之性易得偏仁緣何貪蓋人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那剛硬底人善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懼是那箇

設看來也。只是從惻隱發。蓋懼亦是休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質孫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問怒

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

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己。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

問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屬水。

否曰然。個

劉圻父問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哀惡。是仁義哀懼。主禮

欲屬水。則是智且。籠恁地說。但也難分義別。

問喜愛欲三者不同。如何分別。曰各就他地頭看。如誠只是實。誠他本來說。喚做誠。就自家身已說。誠又自與本

來不同。如信就本然之理。說是信。就自家身已說。信又

不同。就物上說。又不同。要知也只是箇實。如曰主忠

信之類。皆是自家身上說也。質孫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

要緊將來淳

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

慾字。是無心欲字之母。此兩字亦通用。今人言滅天理

而窮人慾。亦使此慾字。是曰方動者慾行

問慾與欲之異。曰也只一般。只是這慾字。指那物事而言。

說得較重。這欲字。又較通用。得允有所愛。皆是欲。素

記云。人若...之會。又云致愛則存。致慾則著。素義皆說

得好。幾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明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橫渠云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因說雷祭舉橫渠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開祖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入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意

禮器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本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自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

目旨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緒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註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其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自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一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子

陳叔晉云經禮如天子七廟士二廟之類當別有下書今

亡矣申禮如威儀之類至錄云是威儀錄悉是今曲禮儀禮是也

恨不及問之方子

禮器出入情亦是人情用可學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微

郊特牲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必大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違故曰仁之至義之盡去偽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

之有承替也備錄作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

位而婦坐主位備錄云姑為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卓。備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爵也然周

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鐘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

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錄云

本抵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聖人能全體焉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此理

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執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人詞與吳

詞則自動虞美人詞九長調者皆然以手近之六餘如

此雖州木亦如此又曰今有箇新立底神廟緣衆人心
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為害只
緣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祭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
鬼神不可者欲入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先生每見人說
世俗神廟可以怪
事又問其處形勢如何
賜。夢孫少異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於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
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
散了論理太緊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寬
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必有寬死而魂即散者叔
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死即消散蒙剛
內則
偏履著屨綦鞋白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繫之

於上如假帶然個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樣古
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
置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
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擗若不涉而擗則為不敬如云
勞丑袒裼者無褻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
可褻裳若非涉水雖勞亦不敢褻裳也個
玉藻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養出好意思來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養出好意思來方子
茲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
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漢書有秉笏奏事又曰執薄

亦笏之類本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太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且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太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其處存養

明堂位

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魯人有郊禘也是有此問當時周公制禮以為大夫子為士祭以太夫祭以太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太夫不成周公制禮使其子亂之看來子思前如此說後却說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怕子思以此譏魯之僭禮曰子思自是稱武王周公之達孝不曾是譏魯劉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說曰孔子後來是如此譏之先生因曰看文字最不可都要合作一處說又曰這箇自是周公死了成王賜伯禽不許周公事克之有冊朱舜之有商均不肯子弟亦有之成王伯禽猶然可問當時不曾封公只是封侯如何曰天子之宰二王之後方封公伯禽勢不得封公揚問秦會之當時曰他當時有震王之勢出於已只是跳一步便是這物事如吳主濞既立丞相御東大夫百官

與天子不相遠所以起不自之心周公當時七年天子之位其勢成王所以賜之天子之禮樂揚問以下

喪服小記

問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玄注以為只是練祥祭無禫曰不知禮經上下文如何道者見也是如此賀孫

問大夫士不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大夫士者亡則祔一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曰中間也間而祔者以祖為諸侯既不可祔則間一而上祔於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同而不素其昭穆之序也如魯昭公冠於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耳因問卒喪而祔何義曰只是祔於其行相似告報祖考云錄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

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歪此先生又曰為入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飲如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眾人爭得在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個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禫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有宗也注謂不祭禫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又說庶子不祭則祖禫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

傳說個

大傳

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黃錄作是君四夷要荒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薄義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個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入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八條

少儀

毋跋來毋報往音跋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執則其去義若溷言人見有箇好事又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

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個
不窺窬止無則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
誠實無欺。為方始能如此。心若蕩散無主。則心既逐他
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
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則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
知。不覺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白如何。子蒙

學記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
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心不消
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
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
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註

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
是為己。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
群。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群是知得滋味好。
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
所見與其師相近。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
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
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
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
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
所得處。他皆做此同。夔孫

子武問曾參。建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

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
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恣地了便窮困
之民無所告訖聖賢生斯世若是見彼而今都無理會
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高之天生一人便源管得
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
其間有不合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
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
賢心出義翻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
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
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三思過半矣如冕服是

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
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 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
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
且則服玄冕無十旒之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且則服皮
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櫛
叩其佔畢多其訊多其訊如公殺所謂何者是也 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
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馬腦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
作簡與某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
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
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只

勉率以為之豈有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文蔚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難今人多以難中有道理而不知道其易則難自通此不可不曉可學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說證之義也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自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證而解之功終

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倅買反曰說只賞如字而解音釐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備

樂記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刑名度數是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范蜀公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相思量着賀孫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至錄云個人誦却怕他習識其器數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天曰失

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禪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真其義至以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方子至同朱絃練絲絃疏越下面闕辨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三歎息非也個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端蒙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非是性是就所生指性而言先生應問知知字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問反躬曰反躬是回

頭省察又曰反躬是事親孝事君忠這箇合德地那箇合德地這是反躬節

物之感入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下夫極密兩邊都有惡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止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個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沉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沉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體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字其本如此其末亦如

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禮樂總勝此字便是離了樂總勝此字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

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入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得許多說

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只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感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德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慈則著亦說得好賜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

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
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人傑去偽錄畧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

移易升卿

或問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先生因歎此數句意思極
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
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
而民實則之云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底文意
不溜亮不如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
否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
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那自然之理如云天
高地下萬物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個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天道之
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去偽

問禮樂極於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極高
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
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文蔚曰正義却有甘露降醴泉出等語曰本
綱亦是如此緣先此理未稍便有這徵驗文蔚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
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
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祇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
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

禮報情反始也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榮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正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爾文蔚

問禮樂傾天地之情如陰陽之闔闢升降天地萬物之高下散殊窮本知變樂之情如五音六律之相生無窮者誠去偽禮之經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否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物事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着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刑相對以此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

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克去偽則誠者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又曰傾依象也窮本知變如樂窮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生無窮問降與上下之神是說樂幾是精粗之體是說禮否曰丕消如此分禮也有降與上下之神時節如祭肝祭心之類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澁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後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木之

子武問天則不言而信莫只是實理神則不怒而威莫只是不可測知否曰也是恁地神便是箇動底物事義剛問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可字

祭法

李文問四時之裕高祖有時而在穆曰其以意推之如此無甚緊要何必理會禮書大槩差舛不可曉如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厚。義。劉。或問祭法云絲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所以舉鯀莫是因言禹後併及之耶曰不然去偽官師諸有司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

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負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錄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時舉

祭義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而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剛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着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吊五代時其人忌日受吊

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
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
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殷等考與祖曾
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太槩都是黻衫
黻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平首女子重平
帶考之忌白則用白巾之類黻巾是而不易帶妣之忌
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
何服曰某只着白絹涼衫黻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
黻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誰服亦受子
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
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禩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
祭近禩禘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禩而用

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日又

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
刑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
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
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黻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
隻帶者當懷頭然個

問惟聖人惟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是
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不能
與天相契矣

夫子蒼宰我鬼神說處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
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燦
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

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
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
管騰上去曰終久必消否曰是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
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
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
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
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嚙吸者為魂
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
所以能嚙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
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
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

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
正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
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
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
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
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
精神精文是魄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
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聾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
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
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
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
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

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
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
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
說鈔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
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
驚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
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或曰老
子以其不能葆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素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
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嘔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
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
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

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問眼體也眼之良能是其靈處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
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繞說知便是
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
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
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是形氣之精英銖問陽
主神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
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
得曰固是今日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
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
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
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性而不返

語類

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
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
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相
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錄
竟竟禮記古注甚明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所寓
者是

問孔子荅宰我鬼神一段鄭注云氣謂呼吸出入者也耳
目之聰明為魄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為皆
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
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鬼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
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又曰燈似鬼

鏡似鬼燈有光焰物未便燒鏡雖照見只在裏面又火
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鬼金水是鬼又曰運用動作
底是鬼不運用動作底是鬼又曰動是鬼靜是魄胡泳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神明君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不離之
際髮鬚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神明君蒿是氣之升騰
悽愴是感傷之意文蔚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神明君蒿悽愴曰神明是所謂光景
者想像其如此君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感於人感
動模樣墟墓之間亦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德明

神明是光耀底君蒿是滾上底悽愴是凜然底今或有人
死氣盛者亦如此賜

言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暖便是氣之散禮記云其
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
精光君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若如漢書李少君招魂
云其氣肅然

君蒿是鬼神精氣來感處注家一處說并騰悽愴則漢武
郊祀記所謂其風肅然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志於廟必
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熱又問如何
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如何曰古時祭祀都是心無
許多邪誕古人只臨時為壇以祭此心誠處則彼以氣
感總了便散今人不合做許多神像只元元在這裏坐
又有許多未妻子母之屬如今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
太保李太保甚可笑自修賀孫同。

問
問昭明君蒿悽愴之義如何曰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
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君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
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廣問中庸或問取鄭氏
說云口鼻之呼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
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呼吸是以氣言之耳目
之精明是以血言之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
何故亦以血言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聰精血
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於地陰為野土
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
易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
則氣為魂精為魄魄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
廣云如祖落之義則是兼言之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

落柱換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州府亦類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鍾釁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釁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俸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

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廣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如何曰神氣屬陽故謂之人精魄屬陰故謂之鬼然方其生也而陰陽之理已附其中矣又曰今日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九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着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存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尹說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道夫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於其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善盈而福謙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土為昭明君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鬼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

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福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謨

哀公問

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漢書中說文帝舅駙鈞處上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其義只是方字按此篇無訪字乃

仲尼燕居

領惡全好揚至之記云領管領使之不得動又云領治也

治去其惡也節

孔子閑居

禮記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
是疑有物訛為首欲其兆訛為有開故若日下日亦似有
支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則又成不好底意義圖

表記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辨治也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故
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
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寓

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大巧失於迫切入傑

問喪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純處如至孝近乎王至象近

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兄霸無父也曰表記言仁
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有未安處今且只得如注說
去偽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
有時到方字錄了也不定今人便笑時度日去計功效
又問詩之正意仰字當重看未字之言行字當重看曰
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什麼又行箇什麼高山景行便
是那仁至同方

深衣

具父母衣純以青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續者可以
青純畫雲雲字見沈存中筆談必大

深衣用度布但而今度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方未經布時先研其縷非織了後既也衣服當適於體康節向溫公說其分人着分之服亦未是泳

鄉飲酒

鄉飲酒義三讓之義注疏以為月三日而成醜醜三月而成時之義不成文理說倒了他和書哉生醜也不曾曉得然亦不成譬喻或云當作月三日而成明乃是泳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試時衆士一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衆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間人則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賀孫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儀禮

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編入國史實錄果然然足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字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而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為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乃高仰崇為禮官看也為謹終喪禮是然看許多文字如儀

禮一齊都考得仔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疎繆更
不識者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
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
是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楹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為拜
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為拜洗主人取爵實
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為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
主人作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賓復西階上
位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
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不
知如何恁地不予細拜既爵亦只是掌上禮又曰古禮
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可了以
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然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

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
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
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
駕若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
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駢車
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
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
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
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
式蓋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為致敬今却
在車上用筒子坐則前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
傲慢這般所在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於車柱之外

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木杓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無
前角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
絲變色豈有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粘
一件起來勘當着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
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出人出理
會遂止如荆公問人陸農師自是熟能考禮渠後來却
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長跪問
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
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唯舅之
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
在皆無可考賀孫

鄉射

與為人後者不入與為人後者謂太宗已有後而小宗復
為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為入後其家甚富其
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
意忠却好人傑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盡
謂庶頑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弄之能又如何以
此分別恐本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賀孫
射觀德擇人是九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
射擇之如下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
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
人儘會學後之說者說得太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
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說話多過了無殺合揚

拾遺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奉食撤去又係

有體有俎祭身也半邊也俎以骨為斷也

木豆為豆銅豆為登登本作鐙

几是坐物有可以按手者如今之三清椅明作

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隻扇觀儀禮中尚見義到

王出戶則宗祀隨之出門則平覲隨之文蔚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

人不臣如蔡下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

道之意亦豈可遽只為蔡下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太賢

蔡下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喚入議論如了翁論他

也是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

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
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

語類卷八十七終

